

# 遇上布拉瑞揚與鄭宗龍

## 閒說他們的跳舞二三事

■《牆》

上周，台灣的雲門2在進念·二十面體邀請下訪港，帶來布拉瑞揚、鄭宗龍、伍國柱、黃翊4個編舞家的5個舞作，新鮮亮麗又風格迥異。最難得的是，演出中間，編舞家布拉瑞揚與鄭宗龍交替上場，幽默自然地為觀眾簡短介紹每個舞作。兩位帥氣男性在台灣各自擁有一些粉絲，但對香港觀眾來說卻可能是新面孔。演出後，記者忍不住約他們閒話家常，一起聊聊他們自己，與跳舞這回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布拉瑞揚(左)與鄭宗龍。 尉璋 攝



### 快樂的勇士 布拉瑞揚

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布拉」的布拉瑞揚·帕格勒法是台灣排灣族的原住民編舞家，他說自己是山上長大的小孩，從小唱歌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排灣族的吟唱或舞蹈都比較嚴肅莊嚴，通常在慶典儀式中登場，與跳脫自由的現代舞完全不一樣。12歲時，布拉看到了雲門的《渡海》，看着男舞者在台上翻滾，突然下定決心「要成為那個人」。12歲就立志當舞者，對一般人來說很不尋常。我是原住民，住在偏遠的貧窮村落，那裡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對我的家人來說，這個決心很不可思議。12歲時，我根本不了解舞蹈是甚麼。」

但這小男生卻不是想想就算了，不僅就此為自己定下終身志願，更馬上行動，報考國中的舞蹈實驗班，順利考上後卻遭到父親的完全反對。沒法學舞，他便在每個課間小息疾奔穿過學校，趴在舞蹈班的窗戶外看一段舞蹈課，一看看了好幾年。看得連舞蹈班班主任也受不了，就提議他去考高雄左營高中的舞蹈實驗班。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他騙父母說是到南區去考好高中，隻身來到高雄。「那時我沒有舞蹈訓練，芭蕾舞的也不會，只有一個想法：我是原住民，我會跳舞，我不怕。」

到了考場，才有點傻眼。「每個人規定要穿膚色緊身衣和舞鞋，我小時候更黑，才161公分。膚色緊身衣穿在我身上變成白色，我也不知道要配白舞鞋，買了一雙黑色鞋子。白白一身配黑色舞鞋，可想而知有多醜！」林懷民老師剛好就是主考官，後來和布拉形容，當時14歲的他就像一隻驚恐的蟲一樣東張西望。

考試開始，每個考生自報家門，才14歲的年紀，已經有人學舞10年。布拉聽得下巴都快掉下來：「我突然覺得他們都在騙人，怎麼可能4歲就在學芭蕾舞？我好沮喪，覺得自己考不上了。」剛剛準備要離開，沒想到一直沒說話的林懷民突然問：如果你考上的話，會不會來念？「那個161公分的小黑人好像一下子長高成180公分，我狂點頭：會會會！」

如願考上左營高中舞蹈實驗班，卻還是得不到父親的肯定。在部落中，布拉爸爸是鄉長，小有地位，和別人說起兒子，總是自豪地說「左營高中」，卻絕口不提「舞蹈班」。「我聽到，好難過，就更要發奮做出些甚麼來，所以很拚很拚。我一直在部落長大，到城市感覺文化差異很大，一開口有山口音，全部人都在笑我，我卻不知道為甚麼。再來我一個人要在外面租房子生活，很想家很想放棄，就是因為爸爸沒有講「舞蹈班」，我憋着一口氣一定要做出點什麼給他看。」

#### 「忽然」編舞

大學時，布拉主修的是表演，本來和編舞沒有關係，卻因為畢業表演時同年級沒有編出好的作品而和製作人槓上了。「我們上一屆的作品非常優秀，我覺得好丟臉，就和製作人說作為舞者，我不要跳這些爛舞。製作人就說，你嫌不好你就編啊。我這種激不得的人，乾脆按照編舞專業的標準，獨舞、6人舞、10人舞一下編出三個來。」這三個舞，「一不小心」都被選上了。這個從12歲就立志要作舞者的人，突然走進了編舞的世界。卻沒想到這一次跨越，也讓他重新「跨回」自己的原住民身份。

布拉的原名其實叫「郭俊明」，布拉媽媽說，那是「英俊又聰明」



《出遊》



《出遊》



■學生場演出最後，布拉瑞揚與鄭宗龍帶著學生們嘗試原住民歌舞。

的意思。「人真的是，在創作的時候就會開始問自己是誰。我在高一的時候，因為文化衝擊，讓我覺得自己是次等國民，我講的國語不是國語，黑色的膚色對我干擾很大。高一到大學四年級我都在否定我原來血液中的東西。我拚命學標準的國語，把自己打扮得很時尚，像當年輕人的樣子。但當我開始創作，會突然發現：我是誰？於是開始重新學母語，把名字改掉。以前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是誰，現在，我要別人都知道我是誰。『布拉瑞揚』，對，我是原住民。當時是1994年，還沒有人像我這樣把名字改回去。」

原住民的名字是祖先傳下來的，布拉瑞揚·帕格勒法，意思是「快樂的勇士」。「快樂的勇士，英俊又聰明，很好嘛。」布拉哈哈大笑說。

#### 6人出遊

布拉的作品一經登場就大受好評。他被羅曼菲稱為「台灣舞蹈家難得的後起之秀」，發表「布拉瑞揚獨舞展」後，也成為了第一位發表個展的在籍學生。之後的布拉，從2004年開始擔任雲門2的駐團編舞家，其後幾度赴美，更於2009年與2011年分別為享譽世界的美國瑪莎·葛蘭姆舞蹈團編創經典《悲慟》系列與新作《Chasing》，紐約時報這樣寫道：「強烈的感染力，清新且獨樹一格的風格，使布拉瑞揚的作品最為顯著出色。」《出遊》是布拉為雲門2編的第一支舞，揹着傘、拖着行李箱的白色男人，不斷被套上衣服又被扯掉的女生，穿着黑衣服來回奔跑的人，漫天飛舞的白色粉末，被白布覆蓋的身體……舞作有一種詭譎又神秘的氛圍，像是一幅超現實繪畫，種種場景像是指向死亡，攝人心神。布拉卻說，當時的自己根本不清楚到底要編甚麼，一切都是跟隨直覺，那許多奇怪的道具和畫面都是惡夢中的情景。「可能是壓力太大吧，一直到2007年前，要編舞我就一定做夢。」他說。這次重排這隻舞，他選用了另一種方式，讓舞者把自己的故事放入其中，這不再是布拉瑞揚一個人的「出遊」。

六個舞者，有六個故事。

打架傷人的，全部都是很奇怪很特別的人。觀護人就帶我們去孤兒院或者植物人安養中心，讓我們呆在那裡自己規劃活動，或者做義工。這對對我來說很重要。回去之後，我比較懂得珍惜自己，不會再走壞路。慢慢的，讓自己好一點，再好一點。到了高中，交女朋友，再讓自己更好一點點。」

#### 街上長大的孩子

鄭宗龍說，其實一路上他都懷疑自己，不清楚舞蹈是甚麼，也沒有那麼地投入。他形容自己是街上長大的孩子，比起舞蹈，好像在街上跑來跑去更加自由自在。「我們家是賣拖鞋的，一有空閒，我就扛着一大包拖鞋到市集上擺一個攤子自己賣，我喜歡沒有人管我，吆喝甚麼的我都可以，在那裡自己玩得很開心。一直到要編舞，大概28、29歲才停下來。」

他的第一個作品是《爻》，名字取自《易經》。「我讓一個舞者被一條線吊在天空，背景的聲音是道教請神的咒語。那時我大學畢業時不知道怎麼辦，我媽媽就帶我去拜拜，我聽到那個聲音，很感動，就請那個師傅去錄音錄音，拿來編舞。我想要說，好像人都被命運控制着，舞者會和那個線發生一些關係，化妝的效果也是像兒童一樣。」

布拉說，這個作品很好看，也很恐怖，舞者就像是兒童被附身一樣。事實上，那個舞者好像真的那有那種體質，鄭宗龍還記得，有一次他跳完下台就昏倒了，送到醫院一直叫不醒，檢查卻沒有任何問題。「我回家拿那個音樂來放給他聽，他才醒過來，但完全不記得發生過些甚麼事情。」

#### 建房子的人

現在的鄭宗龍，是炙手可熱的新生代編舞家之一，他對舞蹈仍有疑問，但在舞作編造與拆解的過程中，他更是在與自己不斷周旋，繼而尋找出口。這次來港演出的《牆》，舞者不斷用隊形搭建起牆，又從中突破或者逃逸，似乎就是他的心情表述。「編《牆》時，我很焦慮地想知道我想要做甚麼，後來我想，那我就把我現在那種不知道要怎麼辦的感覺傳達出來，就像『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和所有人離得遠遠的，不要和別人有接觸，其實我是把自己躲在牆裡面。」

布拉說，鄭宗龍的舞作總是很大氣，這是為什麼許多人喜歡的原因。我想起幾年前曾看過鄭宗龍的另一個舞作《記憶》，與《牆》一樣，他似乎喜歡在舞台上用不同的隊形堆砌出某種結構的形狀。切合着音樂的變化，舞者不斷聚散，但又隱隱保持着某種隊形，看得久了，你心裡的某種東西會受到呼喚般湧動起來，有種莫名的觸動。

「一個杯子，一個建築物，一個盤子，都有一個組合的方式，各種元素組合起來都是這種樣貌。」鄭宗龍說，「像是《記憶》或《牆》，我都在學習製造出一個東西來。當然製作完可以丟一個情緒在裡面，有比較感性的部分，但是我總體來說還在學習怎麼把一個東西做出來。很像鬼片，哪裡嚇你一下，其實都是安排好的，我其實還處在這個建造的過程。我自己認為唯有先把這些技法、比較匠氣的東西先學會了，也許在這個基礎上才可以開始剪裁它，再自由掉。」

鄭宗龍說，跳舞的辛苦是因為自己不喜歡被要求，在編舞中，似乎可以找回那種自由。

### 活動推介

#### 香港小交響樂團 《中電經典樂逍遙》

深受觀眾歡迎的周日下午音樂會《中電經典樂逍遙》，由音樂總監葉詠詩指揮及主持，以輕鬆樂章及互動環節為觀眾介紹耳熟能詳的古典音樂，務求令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即使你對古典音樂認識不多，仍能感受音樂動人的力量，讓你鬆弛神經，減壓充電。為配合今年樂季主題：「What a Wonderful World!」，葉詠詩及香港小交響樂團將於次音樂會帶您欣賞名作曲家心目中的美妙世界，選演曲目包括德布西寧靜的《月光曲》、柴可夫斯基激烈澎湃的《1812》序曲以及皮亞梭拉熱情奔放的《自由探戈》等，樂團首席格德霍特(James Cuddeford)與薩克斯管好手孫穎麟更會作獨奏演出，輕鬆鬆鬆共度周日。

時間：11月13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查詢：28363336/info@hksinfonietta.org



■孫穎麟

#### 舞蹈新鮮人系列 郭曉靈《獨唱》

一段一段……生命的長歌，寫在一張紙的兩面，就是誰也看不見誰。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現代舞的郭曉靈帶來最新作品，其近期作品還包括2011年於香港藝術節的獨舞演出《泥塵》與2010年由紐約舞流主辦的《閨日》。

時間：10月28日至29日 晚上8時  
10月29日至30日 下午4時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黑盒劇場  
查詢：22687323



#### 樹寧·現在式單位《小雄蟲俠》

樹寧·現在式單位引爆江湖腥風血雨。故事主角小雄，外表平凡，但生活滿足。某天因為救護戀人小螢，與武功高強的蜘蛛生死搏鬥，不敵且被雷電擊中，醒來後感到身體能量變強，但這種變化讓身邊的人對他產生畏懼，小螢更帶着傷心失望離開了小雄，但他決心走上成魔之路，誓要成為宇宙最強。

時間：10月14日及15日 晚上8時  
10月15日及16日 下午3時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查詢：2268 7323

